考亭淵源錄

黃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藺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慼然時有

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褫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謫閣之請灝旣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備遺

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今日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

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

答黄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爲人師爲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爲然

何威

黃榦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黃君見其神淸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禀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𫑘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閒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慶元初收召四方名士君亦駸駸向用矣使得究其藴豈但文詞之足稱哉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

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塟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

備遺

晦翁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

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後十年先生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而
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季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
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
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
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
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
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復
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

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爾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晦翁曰康節之歷固

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
何如恐當絕勝諸家也
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
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
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
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
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晦翁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
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邈

其源流皆有成法

晦翁答季通書曰昨辱書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月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

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脫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郤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儱侗令得此書乃釋然耳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然觀近年一種淺

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塲屋得失又須有命决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温繹爲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
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
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仔細亦悵賢
者不在此共評訂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
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
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
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會
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
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

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鬧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

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
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
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
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
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
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
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
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

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
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
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
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
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
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
明純粹者既屬於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悖乎理
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
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

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蔡沉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

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

可受者輙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
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
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後以子抗執政推恩贈太師榮
國公

備遺

真德秀誌先生墓曰君於尚書洪範二書闡發幽微
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又曰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天地
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
予欺也

又曰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

文字選宗學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君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宜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近

正所以教民親愛烝黎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之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玆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益不堪命罷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聞帝震悼出內帑銀緡

黜其復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景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謚謚曰文脩

備遺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敘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

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蹈著了

味道問體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

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

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纒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熹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行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咤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熹終曉渠意不得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巳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巳甚事你身巳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

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

公讀論語還常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没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没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爲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爲尤甚天下大抵皆爲公鄉里一變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劒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欝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溥州有辭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

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郡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備遺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

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

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止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

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

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此箇心須
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
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
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
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
看都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
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

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厤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荊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析已甚不

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决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德明書問曰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晦翁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
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
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
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
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
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
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
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
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
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

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
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晝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
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
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
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
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
為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致便習展

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
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
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
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
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
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
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
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
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

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著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内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

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

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

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散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

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慣不知其所存也

答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逺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

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

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

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

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書問日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

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

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

何成

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德明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德明讀之乂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

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眞實也

德明宰莆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

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
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
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大學
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吴端徙太
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
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
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

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
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
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踰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
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
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
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
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閒多不與外
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
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

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鸞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賴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

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叩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
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
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
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
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
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
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
乞日進一通又與坳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
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

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俠處太上居寛處天下之人必有議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

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黃文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
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
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
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
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内祠龜年與
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
年復原官起知韻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
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
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𣈆既投閒悠然自得
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
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
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
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
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婁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
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
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
士而擢用其子欽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借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瞽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弟腧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
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為專世間利
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
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
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為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
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
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
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為本亦此類也隱
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
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

不曾分君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何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又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林文說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
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
爾而妄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
爲贑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
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
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
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
入爲太學録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

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除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北去京師千餘里若北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隔閒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

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猜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彜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說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
之有宜諡曰孝平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
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
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
退居苕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
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
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
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
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
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賑救而

復以聞侂胄建議開兵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
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
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
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頴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
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
大當國體仁嘗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
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
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備遺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

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若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

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熈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熈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

乞下本寺脩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
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
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𢕟政
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卒
贈少師謚宣獻

備遺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横生此學者之通
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
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惕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

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月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

有遠諫之意小人倡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
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為
國子録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
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
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
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
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
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
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
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

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常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illegible]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隷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髪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

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㮚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灾

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蔡之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黄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歷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郤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絶令旨以杜請謁宫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

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

爲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
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
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
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
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
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
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備遺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
有序即發去詹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摘撥

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關湟鄯父彥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志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

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避發時晦不得與平廷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脩弊者整廢者復較以襲昔倍蓰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因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輙棄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末州教授

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詰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闕侂胄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定元年卒

備遺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方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違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强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

旨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
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内則羣議
動揺决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
聚歛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熈河之事則
二公寔同心膂無異説也幸試思之
又答書曰信州有潏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
記董氊非唃厮囉之子乃盜厮囉之妻而竊其國不
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度正

度正字周卿台州人紹熈元年進士歴官國子監丞

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說甚備然其爲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有負謹爲二說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

因畫爲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乎古而宜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

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
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
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
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禧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
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
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
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幙之
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
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
而實未嘗合享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

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倘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備遺

文公答周卿書曰比來讀書探道亦頗有漸功否耶

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宋史趙景暐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暐曰正吾黨中第一人景暐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為本